

傅学正 著

为领袖送行

我亲历的领导人葬礼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领袖送行

——我亲历的领导人葬礼

傅学正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领袖送行：我亲历的领导人葬礼/傅学正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5

ISBN 7-5073-2112-6

I. 为… II. 傅…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613 号

为领袖送行——我亲历的领导人葬礼

著 者/傅学正

责任编辑/王丛标

封面设计/戚云国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三河市天功达印刷有限公司

880 × 1230mm 32 开 8.75 印张 10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2112-6

定价：19.8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为领袖送行》出版面世了。这是一本为党和国家的一代领导人、为我军的一代元戎办理丧事的历史实录，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资讯，动人心弦，是很珍贵的。

作者傅学正同志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位离休干部。他在青少年时就参加了党的机要工作。1954年调入军委办公厅，历任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离休前是军委八一大楼工程指挥部指挥。在三十多年的秘书工作中，他参与亲历了我党我军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活动。在这进程中为领导人治丧成为他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傅学正同志曾参加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我军的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约一百多位高级将领办理治丧工作。每一个丧事都具有其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他都能够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周密安排、妥善处理，





作者与迟浩田在一起



可谓情况熟悉、业务精到、经验丰富。书中提及的丧事，大多我也参加了一些活动，我体会到治丧是在痛哭中工作，是很辛苦、很揪心、很劳神的工作。作者对老一辈革命家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行文情真意切，文风淳朴，语言流畅，引人入胜，有可读性。文中描述的许多场景和细节，特别是《为领袖毛泽东送行》、《举国上下哭总理》，读来催人泪下。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 30 周年，全国人民、全党、全军将无限地怀念他们。《为领袖送行》的出版发行，提供了真实、生动

的教材。我希望广大老中青读者和解放军的干部、战士都能有机会读读这本书，以此为序。

序

遲浩田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九日

3



目 录

为领袖毛泽东送行	(1)
举国上下哭总理	(23)
一场迟到多年的国葬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葬礼	(46)
泪别朱总司令	(65)
小平同志丧事简办	(80)
“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	
——叶剑英委员长葬礼纪略	(96)
寻找、安放彭德怀元帅骨灰前后	(109)
为刘伯承元帅撒放骨灰纪实	(126)
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	(145)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毛泽东主席参加的陈毅元帅追悼会	
.....	(164)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主席向罗荣桓元帅遗体告别	



..... (179)

毛泽东主席的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 ... 周启才 (193)

周恩来总理的讣告和悼词起草前后 ... 周启才 (215)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逝世及骨灰保存始末

..... 李振华 马纯一 戴衍钦 丰玉章 (241)

新中国领导人的治丧活动略述 (258)

后记 (265)



为领袖毛泽东送行

1976年9月8日晚，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在家待命、不要出门，说不定有急事找你。我接电话后，没有多想。9月9日上午8点照常上班。到了厅值班室，看到值班秘书表现异常，非常严肃，人到齐后开始交班。值班秘书郑重地宣布军委急电，“军委命令：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大家一听都发呆了，也不敢多问。“一级战备”，说明情况紧急，到了刀出鞘、箭上弦，一触即发、说打就打起来了。主持交班的处长说，各自回去，不要外出，等候命令。



在哭声中为有关首长传达中央急电

- 我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哭了起来
- 司机一听哭了，我们只好把车停在路旁

大家出了值班室，相互议论，外交、边境都没听到有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出“一级战备”的原因。我从前一天晚上胡炜的电话联想起7月6日晚，陈锡联在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召开的驻京大单位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消息后，讲了毛主席病重的情况，要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出的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我不敢说，更不愿意让悲痛的事发生。

大约在上午10时许，厅值班室接胡炜的指示，通知三总部、国防科委、海军、空军、炮兵、二炮、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防化兵、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北京军区等单位的领导人，立即去西山会议厅开会，不得请假。主管军委会务的处长、秘书立即驱车前往西山会议厅做服务工作。这时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把我叫到他的办





公室，向我交代一项紧急任务，让我立即去给军委的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党中央的急电。我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起来。金副主任忙说：“现在电台尚未广播宣布，还得保密。”

我数了数人数，军委5个顾问，罗瑞卿在外地，大军区有3位首长来京，共7个人。我让值班秘书帮助通知7位首长，中央有急电，不要外出，在家等候听传达。我立即要了车，一家一家地跑。

先去东城南小街兰州军区刘志坚政委家。他已接到电话，在家等我。他把我让进屋里，没有寒暄的话，我拿出电报就念。电文很短，总共有百十来字。当我念到毛主席于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时，他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步，问我还有多少，让我接着念。

出了刘政委家，到了京西宾馆，给两位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读电报。他们都极度悲痛地流泪。

离开京西宾馆，去了翠微路谭政顾问家。老人家情绪很激动，像似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念到毛主席逝世时，他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我吓坏了，赶紧喊医生、叫秘书。医生跑过来，给他吸氧气、吃药。大约过了20分钟，他醒过来，要我把电报念完。老人家不停地叹气、流泪。

接着，我又去了万寿路李聚奎顾问、西山李志民顾问

家，最后到了西城华家寺陈再道顾问家。他们都很悲痛。

向7位首长传达完中央电报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中午没顾上吃饭，也不觉得饿。司机见我去一家哭一家，问我出了什么大事。我说按保密规定，你不该问，我也不该说。可我又想现在就要广播了，于是告诉他毛主席去世了。司机一听，“啊”的一声哭了。哭着怎么开车呀?!我们只好把车停在路旁休息了半小时。

回到机关，已经是下午4点了。值班室开着电视机，全处人员正在收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从9日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全国各地机场、火车站、码头、驻外使领馆，一律下半旗志哀。

4



参加为毛主席治丧的工作班子

- 把遗体告别和吊唁活动合在一起进行
- 6天之内组织好30多万人的吊唁、瞻仰



听完广播，胡炜副总长找我，让我提名五六个同志，和他一起去参加为毛主席治丧的工作班子。我提出王成恩、葛楚民、黄元刚、丛有贵、魏斯晴 5 人。胡炜副总长表示同意，让我征求处长的意见后通知本人。经与中央组织部联系，要我们于 10 日上午去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报到。

10 日上午 9 时，我们到了江苏厅，见到曾在一起办丧事时的老朋友，也看到了不少的新面孔。大约 10 时，领导同志宣布吊唁组的组成。这个组的领导层，除曾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办丧事时的胡炜、周家鼎（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宇光（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外，增加了工、青、妇的领导人：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调来的金祖敏，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谢静宜，全国妇联领导人杨坡兰。工作人员也增加了，有二十几个人（总工会来了 6 个人）。当时我想，这几个单位从来没有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治丧的工作，现在他们来干什么？转念一想明白了，是“四人帮”在安插人呀！

胡炜、周家鼎传达了中央批准的为毛主席治丧的安排和规格。丧事要改革，不再用以往治丧三段式——遗体告别、吊唁、追悼会的模式，把遗体告别和吊唁活动合在一起进行，叫“吊唁、瞻仰遗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时间从 11 日至 16 日共 6 天，30 万人。17 日休息一天，18 日下午 3 时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追悼大会，100 万人参加。主会场在天安门城楼前，毛主席像正下方搭建高台。追悼会的准备工作另组班子办理。我们吊唁组的任务是：6 天时间，组织 30 万群众队伍吊唁和瞻仰毛主席遗容。

联想到周总理去世时“四人帮”极力压低治丧规格的情况，对此安排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想到规格如此之高，场面如此之大。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有如此威望和崇高的荣耀啊！

同时我们又感到责任重大，6 天之内组织好 30 万人进出人民大会堂吊唁、瞻仰毛主席遗容，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6

落实 30 万人吊唁活动



- 制定 30 万人吊唁、瞻仰的具体方案
- 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大会堂

吊唁组组成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出 30 万人吊唁、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具体方案。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未曾经历过，心中无底。好在前不久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举办过五六万人的吊唁活动，虽说场面、人数、时间有所不同，但吊唁的模式是一样的。

首先研究每天5万人怎么分配。大家一致意见是，党、政、军、民4个口平均分配，每个口每天12500人。并马上打印出吊唁人数分配表格，发给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北京市委，以便他们尽快落实第一天的吊唁人数。

当天下午，对小组工作人员进行了分工。确定由王金耀带领七八个人，负责广场吊唁队伍的报到、集结点的确定与划分、核实人数、引领到大会堂北门；由我负责北大厅内吊唁现场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安排，具体任务是：从大会堂北门口把吊唁队伍引领到毛主席遗体前，掌握行进速度与排面的组织，喊鞠躬口令，行进中瞻仰毛主席遗容，然后引导吊唁队伍从毛主席遗体两侧退出大厅，绕行到东大门退出大会堂。确定以两路纵队进入北大厅先行试验，根据情况也可以4路纵队进入。同时通知4个口派人于下午4时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开会，现场研究各口队伍集结点的划分和吊唁队伍进出大会堂的行进路线、注意事项。

晚饭后，小组领导传达治丧办负责人汪东兴的指示：北大厅吊唁现场秩序的管理分工为——每天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为吊唁时间，以哀乐起止为准。吊唁时间由吊唁组负责现场秩序的维护与管理；非吊唁时间现场由警卫组管理。对各口的吊唁队伍要核实人数，不经批准不得增加人；对参加吊唁的人提出严格



要求，并责成各单位领导严格把关，保证不能出一点问题。为此，以治丧办公室名义下达了文字通知。各口群众队伍所需的黑纱、白花由各口自己准备；吊唁组工作人员不经批准不得离开人民大会堂，每人一套被褥席地睡在江苏厅，一日三餐在2楼宴会厅东侧。

隆重的吊唁仪式

- “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一家人”
- “如果我这也算个错误，我乐于接受”

8



11日早上6点钟我就醒了，把大家叫起来洗漱，早餐。约在7点50分，大家一齐去了北大厅。只见北大厅布置得庄严肃穆，座南朝北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横幅中央下方悬挂着毛主席的遗像，在鲜花丛中毛主席的遗体头向南面向北安卧在水晶棺罩内，两侧站立着持枪的礼兵；大厅四周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

约7点50分，各组工作人员一起在毛主席遗体前默哀鞠躬，然后各就自己的岗位。广场上的群众队伍按时引进到北门外，军乐队已经就位。



8点整，哀乐奏响，拉开了吊唁仪式。吊唁的群众队伍佩戴黑纱白花两路进入大厅，到遗体前从两侧瞻仰遗容。一时间，大厅里悲声四起，哭声不断。

上午10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以及国家领导人集体吊唁。在军乐队奏起的悲壮的哀乐声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从福建厅走出来，每人都戴着黑纱，面目悲伤，低头缓步进入北大厅。在遗体前，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肃立、默哀3分钟，行三鞠躬礼，瞻仰遗容，然后分别站立两侧守灵。

这时，我观察到熟悉的许世友司令员。他面目严肃，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足蹬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此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想与许世友拉近乎，碰了一鼻子灰。政治局开会讨论毛主席丧事安排，江青最后一个到会。她看到许世友在座，马上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要和许世友握手。而许世友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

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